

# 郝采蓮死裏逃生

軍統局的歷史是血淚汗寫成的，是一部出生入死的艱苦奮鬥史。想起那些壯烈成仁、英勇死難的同志，令人心酸，令人悲痛，也令人憤恨，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殘殺我們同志的敵人。

我爲了撰寫那些可歌可泣、英勇壯烈的感人故事，曾和三位在北方工作過的女同志晤談。她們回憶往事，引起無限的悲傷和慘痛，泣不成聲，好久好久都無法平靜。她們都曾遭受日本憲兵隊殘酷的非刑拷打，都曾坐過敵偽監牢。她們能夠活到現在，是從死亡裏掙扎出來的。這三位女同志是在太原被敵逮捕的郝采蓮，在張家口被敵逮捕的王寶雲，在天津被敵逮捕的張秀君。看過她們的故事，舉一反三，對於軍統局的同志在敵後冒險犯難、百折不回、視死如歸的精神，可以略知一二了。

## 太原被捕。備受苦刑

豪爽開朗，第一次世界大戰曾去歐洲觀戰的郝亞雄，痛恨日本軍閥無止境的侵略，熱血沸騰，愛國熱情達到頂點。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太原失守，他離開山西，把祇有十五歲的愛女郝采蓮送到湖南臨澧特警

訓練班接受訓練，成爲特警班的高材生。郝亞雄自己也參加了軍統局的工作，再回到敵人佔據下的太原，準備和敵人作殊死戰。郝亞雄是山西汾陽人，是釀造山西汾酒的晉裕公司的大股東，他又在太原獨資經營有同信義雜貨店。他以正當商人身份在太原活動，對於一切危險、一切後果，滿不在乎，毫不考慮。他又用他的商店掩護工作，不怕萬一出事，遭受牽連。

二十七年冬，臨澧訓練班結業，部分山西籍的同學奉命回山西工作。關清華任陽泉組組長，陽泉是正太鐵路的中點，煤炭出產區。胡濬哲任忻縣組組長，忻縣在太原正北，舊爲直隸州，是同蒲路經過的城市，古代軍事上的重要關隘石嶺關就在太原、忻州之間。張立鈞任汾陽組組長，汾陽爲晉西重鎮，通往陝北必經之地。郝采蓮回太原後，考入女師，以學生身份來掩護工作。岳玉珍和關清華是夫婦，沒有到陽泉去，留在太原，做了女警察。

厄運終於降臨，最不幸、最黑暗的二十九年五月，軍統局的太原獨立組和山西站同時被敵破壞。除山西站站長李希紹幸而走脫，沒有落到敵人手裏，許多無辜的老百姓都受到牽連，日本憲兵隊一共逮捕了一百多人。

五月十四日下午七點多鐘，天色快要黑的時候，日本憲兵隊到了郝亞雄家裏，逮捕他和他的女兒郝采蓮。郝亞雄的同信義雜貨店同時也被日本憲兵隊抄了，所有的店員一一被捕，貨物搶掠一空。日本憲兵會教郝采蓮和張立鈞對質，張立鈞已被拷打得不成樣子。大概郝采蓮被捕，是他招供出來的。張立鈞說：「

采蓮！承認了吧！再過二十年，還不又是這麼大嗎？」

「你這個人太沒良心！」郝采蓮很生氣地說：「你借了我父親的錢，不還也就算了，爲甚麼又要陷害我們父女兩人呢？」



「反正是個死，」張立鈞又說：「何必再受刑受罪呢，承認了吧！」

郝采蓮硬是不承認，憲兵隊的中島憤怒了，伸出魔掌，左右開弓，狠狠打了郝采蓮兩個耳光，不但打得她滿口鮮血，左耳的鼓膜也被震破了，使她左耳終身重聽。郝采蓮牢牢記得，受訓時老師們講過的話，被敵人捉去，死也不要招供，招供不但害了同志，自己也保不住性命。因爲她不肯招供，兇惡的日本憲兵對這個十八歲的女孩展開各種刑訊。最輕的要算腳踢，可是日本兵穿的皮鞋既重又硬，鞋底釘滿鐵釘，郝采蓮的腰部被踢成重傷，留下永不磨滅的傷痕。

特警班畢業的高材生，抗戰時在太原以女師學生身份從事抗日情報工作的郝采蓮女士。

有一次審訊，中島把三支鉛筆夾在郝采蓮的四指中間，然後魔掌用力一握。十指連心，痛澈心肝，郝采蓮痛得昏了過去，這時候，她才知道爲甚麼張立鈞要她承認呢。

日本人殘忍兇惡，在全世界再找不出像他們這樣的民族。日本憲兵隊對郝采蓮逼供，毫不放鬆，在審訊中，隨便用香煙頭燒她的皮膚，順便抓起一件東西敲她的腦袋，他們很快樂地欣賞她的痛苦表情，毫無惻隱之心。一次她被綁在一條長橈上，臉面向上，日本憲兵提一桶冷水灌在她的臉上，那種痛苦真是無法形容，她本能地用力掙扎，居然掙扎斷一條橈腿。這樣一灌再灌，終於昏厥，抬回牢房。

### 偽警愛國·暗遞消息

日本憲兵隊的牢房，高不過四尺，長寬也不過四尺左右。站起來伸不直腰，躺下去伸不開腿。郝亞雄和郝采蓮關在一間牢房裏，白天面對面坐着，不准說一句話，不准動，動一動就得挨揍。郝亞雄每次看到愛女受刑回來的悲慘情況，心痛如絞。郝采蓮生了一身疥瘡，奇癢難忍，又不准用手抓癢，她恨不得立刻死去。她在憲兵隊四個月，幸而害了一場傷寒病，才離開牢房，送往醫院。

郝采蓮住醫院，由兩個中國警察輪班看守，一個十八歲的警察鄧連陞非常同情她，在她清醒以後，悄悄地問她，究竟因爲甚麼被日本憲兵捉起來？郝采蓮告訴他，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員。這個警察一聽是抗日英雄，敬佩得不得了，才到她家裏給她母親送了個信。

自從郝采蓮父女被捕以後，她母親得不到任何信息，心急如焚，又想不出一點辦法。一直到鄧連陞送了消息，才知道女兒生病住在醫院裏。她要求鄧連陞讓她們母女見上一面，死也安心。鄧連陞告訴她：「日本憲兵隊有交代，不准任何人去看。如果讓人看了，先砍我的頭，你願意我的頭被日本人砍去嗎？老太太！」

郝老太太思念女兒，食不下嚥，睡不成眠，再去找鄧連陞，無論如何，想法子讓她母女見一次面。那種請求，十分感人，使熱心腸的鄧連陞不能不冒着殺頭的危險給她想法子。他要郝老太太假裝到醫院送飯，乘着醫生看護吃飯的空檔偷偷進去，時間不能太久，不能被任何人看見，才讓她們母女見了一面。

郝老太太知道郝亞雄仍然關在日本憲兵隊，她顧不得危險，去日本憲兵隊哭鬧，要見她的丈夫。她對日本憲兵隊說：「你們捉去我們的人，爲甚麼不讓我們見面，我也活不成了。」

日本憲兵對於兩位準備不要命的老太太，也不能再要甚麼兇狠了，雖然不准見面，但是准了她隔幾天送點吃食和換洗的衣服。郝亞雄才把他身上穿的又髒又臭肥滿虱子的衣服換下來。

### 會審判刑。情景悽慘

最感人的故事，是范驥鵬的老母親。范驥鵬已年過五十，在警察局做事，他的母親七十多歲，自從他關到日本憲兵隊，她老人家每天去給兒子送飯，一天也沒有間斷。那一種偉大的母愛，十分感人。最悲慘

的，要算胡潛哲的父母了。自從兒子被捕，家被抄了，無法生活，淪爲乞丐，討飯度日。

岳玉珍最幸運，被捕時正在害傷寒病，日本憲兵隊祇好派人看守在她家裏，等到病好，再送日本憲兵隊的時候，高潮已過，不再嚴重，所以沒有遭受非刑拷打，沒有在憲兵隊呆幾天。

所有被捕的人，在憲兵隊關了四個多月，無辜的老百姓釋放了，四十四人送到駐在山西大學的日軍司令部。又待了一個多月，到了十一月，舉行了一次軍法會審，四十四人分成四排，每排十一人，坐在地上靜聽宣判結果。太原獨立組組長郭秀峯、電台台長曲學人、山西站電台台長魏榮、榆次組組長甘昌生、關清華、胡潛哲、張立鈞、張立鈞的叔叔張果全、李丕績、潘漢卿、徐福全、張俊德、高樂士、賈蔭高等二十五人判了死刑，三人判了三年有期徒刑，七人判了五年有期徒刑，九人判了七年有期徒刑。

靜聽敵酋宣判是最淒慘的一幕，有幾位聽到宣判死刑的人，站都站不起來。岳玉珍聽到關清華被判死刑，放聲大哭，郝采蓮也跟着哭起來。關清華十分堅強，走到愛妻岳玉珍面前，說道：「主任（戴笠先生）不是勉勵我們『不成功，便成仁』嗎？我爲中華民國光榮地成仁，光榮地死去，有甚麼難過？你們不能成仁，還要爲中華民國繼續努力，繼續奮鬥，祝你們成功。玉珍！不要難過了，就當一場夢吧！采蓮！請你替我照顧玉珍！永別了！」

第二天，二十五位同志在日本軍閥鐵蹄之下成仁了。郝采蓮和任喜隆判了三年徒刑，是判刑最輕的。所有判刑的同志郝亞雄、楊鏡明、岳玉珍、宋慧柏、范驥鵬等都移送地方法院看守所，他們總算掙脫了敵

人的魔掌。看守所上下都是中國人，把他們尊敬成抗日的民族英雄，從每個人內心裏表示出非常欽佩。除了不能走出監牢，在監牢以內，他們算是自由了。郝采蓮前後坐了二十二個月監牢，提前釋放，是恢復自由最先的一位。郝亞雄判了七年，坐了一半，也恢復自由，但是他的產業却蕩然無存了。

